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一

臣
王杰
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御製讀杜子美集

太羹有至味黃鍾具元音之子誠忠愛遺編足探尋憂
懷匡社稷逸志託山林諷讀消長夏悠然獲我心

乾隆辛酉季夏

讀杜詩率題

詩稱杜聖李謫仙吾於甫也無間然韓愈論文要氣勝
不合而同甫有焉貫穿今古氣豪邁元輕白俗誠知言
吾昔少年時亦曾窺其藩今也時復披卷讀乃知學步

非且難乃知學步非且難惟以棄日適幾閒况乎治亂
興衰具詩史豈可與批風弄月以為詩者同日而與同
時觀

乾隆丁卯季春

讀杜詩

我讀杜詩亦已屢每一開編興會殊與造物遊不知窮
柳州所言謂是乎衙官屈宋徒自詡律驚神鬼誠無如
尋章摘句祇陋耳抹月批風猶故吾

杜詩

杜詩於我有何緣每一見之不忍捨寒為衰日可宜冬
暑作雄風足消夏於唐拔爾軼盧駱在漢綽然媿班馬
清詞麗句空古今一一皆從性中寫嗚呼今而有其人
磬折吾當拜風下

乾隆丁卯季秋

右四首謹依

御製詩初集恭錄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千家註杜工部集

提要

臣等謹案集千家註杜工部集二十二卷不著編輯人名氏前載王洙王安石胡宗愈蔡夢弼四序所採不滿百家而題曰千家蓋自誇撫拾之富如魏仲舉韓柳集註亦虛稱五百家也其句下篇末諸評悉劉辰翁之語朱

彞尊謂夢弼所編入然夢弼所撰本名草堂詩箋其自序內標識注例甚詳與此本不合宋犖謂杜詩評點自劉辰翁始劉本無註元大德間有高楚芳者刪存諸註以劉評附之此本疑即楚芳所編也辰翁評所見至淺其標舉尖新字句殆於竟陵之先聲王士禎乃比之郭象註莊蓋未為篤論至編中所集諸家之註真贋錯襍亦多為後來所抨彈然宋

以來註杜詩者已鮮有專本傳世遺文緒論
頗賴此書以存其革路籃縷之功亦未可盡
廢也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陸錫熊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

墀

集千家註杜工部集原序

叙曰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鞏令
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中獻
三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曹曹天
寶末以家避亂鄜獨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
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
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
州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棄官之秦州又

居成都同谷自負薪採梠舖糒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
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
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都自閬挈家往焉武
歸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為
節度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永泰元年夏武卒郭
英乂代武崔旰殺英乂楊子琳栢貞節舉兵攻旰蜀大
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乃泛江遊嘉戎次
雲安移夔州大厯三年春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

南沂沔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
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

卒年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迹比新書列

傳彼為蹢駁

傳云名試京兆兵曹而集有官定後戲贈詩注云初受河西尉辭改右衛率府曹曹

傳云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而集有喜達行在詩註云自京窺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按適自東川入朝拜散騎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聞高常侍亡詩傳云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遊襄衡而集有居江陵乃公安詩至多傳云甫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歷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寄詩及別題大歷年者數篇須溪先生云甫詩寂可考而舊史疏畧至此他不可考奈何

甫集初六十卷

今秘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

自編摭非當時第叙矣蒐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

古本二卷

蜀本二十卷集畧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
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

二卷雜
編三卷

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

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

次與歲時為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

篇為二卷合二十卷意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尚圖益

諸寶元二年十月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

撰王洙原叔記

序曰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

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安石序

序曰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為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抵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

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
閬州將遊荆楚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
歸草堂武辟先生為叅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
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
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懼憂樂忠憤感激
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
詩史其所遊厯好事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闕
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涼畧不可記今丞相呂公鎮成

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
假符於此乃錄先生之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
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事
者於以考先生去來之迹云元祐庚午資政殿學士中
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

少陵先生博極羣書馳騁今古周行萬里觀覽謳謠發
為歌詩奮乎國風雅頌不作之後比興相侔哀樂交貫
揄揚叙述妙達乎真機美刺箴規該具乎衆體自唐迄

今餘五百年為詩學之宗師家傳而人誦之故元微之誌其墓曰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信斯言矣況我國家祖宗肇造以來設科取士詞賦之餘繼之以詩詩之命題主司多取是詩惜乎世本訛舛訓釋紕繆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唐宋諸本杜詩十門聚而閱之重複叅校仍用嘉興魯氏編次先生作詩歲月之先後以為定本每於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異同次審其音之反切方作詩之義以釋之復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

事之所從出離為若干卷目曰草堂詩箋凡校讎之例
題曰樊者唐潤州外史樊晃小集本也題曰晉者晉開
運二年官書本也曰歐者歐陽永叔本也曰宋者宋子
京本也王者乃介甫也蘇者乃子瞻也陳者乃無已也
黃者乃魯直也刊云一作某字者係王原叔張文潛蔡
君謨晁以道及唐之顧陶本也又如宋次道崔德符鮑
欽止暨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啓蔡
致遠蔡伯世皆為義說其次如徐居仁謝任伯呂祖謙

高元之暨天水趙子櫟趙次翁杜脩可杜立之師古師
民瞻亦為訓解復叅以蜀石碑諸儒之定本各因其實
以條紀之至於舊德碩儒間有一二說者亦兩存之以
俟博識之決擇是集之行俾得之者手披目覽口誦心
惟不勞思索而昭然義見更無纖毫凝滯如親聆少陵
之謦欬而熟覩其眉宇豈不快哉大宋嘉泰天開甲子
正月穀旦建安三峯東塾蔡夢弼傅卿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

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二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一

遊龍門奉先寺

魯嘗曰龍門在東都河南縣地志云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

黃鶴曰唐志河南縣龍門山東抵天津有伊水然後漢志唐志俱云馮翊有龍門山按馮翊與河中府為鄰而河中有龍門縣又有龍門山志云即導河至龍門之地地記云梁山北有龍門並在河中之境故河中有龍門關龍門倉九域志云河南縣有龍門鎮又有闕塞山云即龍門薛仁貴傳云絳州龍門人則絳州亦有龍門公自秦赴同谷道經龍門鎮則秦成間又有龍門嘗考絳至河中不滿三百里馮翊至河中不滿百里兩地相接按地理河南即春秋時屬魏地後魏兼置雍州乃屬秦州

宜此山之跨數郡是詩乃公
開元二十四年後遊東都作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靈籟月林散清影天

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

卧字可虛可實用天闕語渾
若天闕天闕豈不牽強耶

欲

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師古曰釋書招提菩薩皆古佛
號故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

名道場其實一也靈籟即風也猶雨曰靈雨蔡夢弼曰
本一作虛籟蔡條西清詩話荆公云天闕當作天闕對
雲卧為親切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
內對峙若天闕焉此龍門詩也用闕字無疑

贈李白

夢弼曰時李白將為梁宋之遊鶴曰詩云
李侯金閨彥亦有梁宋遊當是開元二十

四年下考功第後遊齊趙時作按公壯遊詩云放
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

則歸京師在天寶四五載而李白傳云天寶初已
到剡中則此詩當在於開元二十四五載作蓋公
詩云二年客東都又有梁宋遊殆是
初遊齊趙時梁權道編在十二載非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豈
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

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野人所喜者蔬

食第對羶腥故思青精飯耳使有大藥資隱山林絕人
跡豈願見此機巧者乎舊解屑屑難合此其至淺者王
彥輔曰東都洛陽也學林新編云陶隱居登真訣有乾
石青精餽飯餽音迅謂食也其法即南燭草水浸米蒸
飯暴乾其色青如蠶珠食之延年此子美所謂青精飯
也杜修可曰丹書抱陽山人藥證曰夫大藥者須鍊沙

中乘能取鉛底金黃芽為根蒂水火鍊功深王洙曰江
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彥註金閨金馬門也鮑彪曰白嘗
供奉翰林故云趙次公曰梁謂汴州今之東京宋謂宋
州今之南京也山海經始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瑤草
江文通別賦云惜瑤草之徒芳即曰瑤草
乃珊瑚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服餌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望嶽而言即齊魯青未了五
字雄蓋一世○青未了語好

夫字誰何跌宕非湊
句也齊魯跋涉廣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

曾雲

對下句苦○盪胸語不必
可解登高意豁自見其趣

決皆入歸鳥會當凌絕

頂一覽衆山小

鄭昂曰岱宗泰山也今屬兗州升中告
代於此是山為五嶽之長故曰岱宗趙

曰陰陽割昏曉如史記言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割者分也洙曰張衡南都賦渭水盪其胃鄭曰盪他浪切師曰曾與層通趙曰皆目睫也音牆細切司馬相如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此借用其字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鶴曰按唐志瑕丘縣本魯負瑕邑屬兗州

石門屬

齊州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能
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

無可取○

洙曰漢制以曹官為掾如屋之椽也言其有所負荷晉潘岳夏侯湛美容觀每同行人謂之連璧張詠曰史記註古人以一鎰為一金一鎰三十兩也沈括曰漢書班超傳註胡樂有橫吹之名洙曰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

從羌起羌人截竹未及已龍鳴
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
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

高興發

下註脚不得終
待親見自喻耳

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

對古城向來吟橋頌誰欲討蓴羹

誰恐是
惟字

不願論簪笏

悠悠滄海情

洙曰陳書陰鏗字子堅善五言詩為當時
所重趙曰東蒙山在兗州洙曰後漢姜肱

兄弟同被而寢趙曰北郭生指言范十隱居修可曰楚
詞有橘頌趙曰晉張翰在齊王同府見秋風起思吳中

菰菜蓴羹鱸魚
膾遂命駕而歸

題張氏隱居二首

鶴曰按舊唐書李白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于徂徠

山號為竹溪六逸又子美雜說云魯有張叔卿意叔明叔卿止是一人卿與明有一誤耳不然亦兄弟也是詩題張氏隱居豈其人歟詩中不貪遠害之句與白傳及雜述意頗合

春山無伴獨相求
伐木丁丁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冰雪
石門斜日到林丘
不貪夜識金銀氣
遠害朝看麋鹿遊

乘興杳然迷出處
對君疑是泛虛舟

鶴曰石門見前註
洙曰史天官書敗

軍破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今詩意謂不貪故夜識其氣也師曰虛舟喻虛己以遊世洙曰莊子方舟而

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
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濟潭
鱣發發春草鹿呦呦杜

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
歸醉每無愁洙曰濟應

作霽杜康善造酒蒲岳
間居賦張公大谷之梨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

飛揚跋扈為誰雄

飛揚跋扈亦謂太白耳正是妙意舊
註以為祿山且沒交涉○趙曰晉書

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
北史齊高祖謂世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跋扈之志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俯仰

涵緊語何地無之

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

獨躊躇

洙曰兗州漢之東郡夢弼曰公父閑嘗為兗州司馬公時省視之故云趨庭是時張玠亦客兗

州有分好玠子乃建封也王禹偁曰海岱東海泰山也青徐二州也皆與兗相接洙曰史記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李斯作文唐志兗州魯郡也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魯靈光殿者漢恭王餘所立也遭漢中微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悉見隳壞而靈光歸然獨存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鶴曰兗州任城縣是也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座

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愧泥濘騎馬到階除

洙曰左傳

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魏略魏太祖時酒禁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漢書陳平家以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轍

已上人茅齋

歐陽公曰僧齊已也善吟詩知名於唐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江

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

洙曰白羽

謂扇也學林新編云天棘蔓青絲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庭檻中多植

之可觀後人改蔓字為夢又釋天棘為柳皆非也趙曰
歐陽公善本夢作蔓字夢弼曰博物志抱朴子皆言天
門冬一名顛棘蓋顛天聲相近也趙曰晉
支遁字道林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

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

彷彿老成亦無
玄黃亦無牝牡驍騰有如此萬

里可橫行

洙曰漢伐大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
鄭曰宛於爰切批篇迷切趙曰相馬經耳欲

銳而小如削筒洙曰顏延
年赭白馬賦品藝驍騰

畫鷹

素練風霜起

素練如霜謂未畫時絹色耳註誤

蒼鷹畫作殊攫身思狡

兔側目似愁胡

以碧眼言之

條鋌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何當

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鄭曰攫荀勇切洙曰攫身猶疎身也隋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

愁胡鄭曰條他刀切編絲繩也鋌徐釗切圓轆轤也黃山谷曰勢可呼謂可呼以獵也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

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鶴曰按唐地理志臨邑縣屬齊州河南道又按五行

志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伊洛及支川皆溢是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

○大家數語漏字好

聞道洪河圻遙連

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

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黿鼉力空瞻烏鵲

毛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

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

隨事

有氣無不可寫

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賴天涯釣猶能掣

巨黿

洙曰漢書考城令王渙謂主簿仇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趙曰汲冢紀年周穆王東至九江以黿鼉

為橋梁洙曰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鶴曰齊地紀云渤海東有碣石徐關亦齊地也洙曰山海經東海度索山

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列

子龍伯之國有大人釣而連六黿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

此與

出處別謂他種樹為隱者之計我之不忘如角弓以其詩故也裋褐風霜入還丹日月

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

洙曰左傳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

子賦角弓既享宴於李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敗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漢書貢禹裋褐不完註云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也鄭曰裋臣庾切褐胡葛切師曰還丹九轉丹也九遍循環然後成就洙曰晉王子猷雪夜乘興訪戴安道後漢龐德公攜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

龍門

鶴曰龍門在河南此詩云往來時屢改當是天寶初作○天寶初東都作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

自公

註山有佛寺金碧照耀最為勝槩

往來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征途

上生涯盡幾回

曾南豐曰皇居謂洛邑也洪覺範曰佛地有金色世界銀色世界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與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為

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

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嶽岑嬋娟宛有塵外數致

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鶴曰按唐志吏部員外郎二人一人判南

曹為尚書侍郎之貳蓋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今題曰南曹小司寇則小司寇為刑部侍郎而唐

未聞以待郎判南曹豈郎亦得稱為小司寇耶太夫人乃公之祖母盧氏按年譜天寶三載盧氏卒

一匱功盈尺三峯意出羣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慈

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氲

洙曰書為

山九仞功虧一匱匱土籠也師曰陸璣草木疏南方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又謂孝竹述異記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作孝竹頌洙曰詩如南山之壽

春日懷李白

鶴曰按舊史李白天寶初客遊會稽與吳筠隱於剡中今公詩有江東之

句蓋其時也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

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鄭曰
庾信

字子山在周為車騎將軍開府洙曰鮑照字明遠為宋
臨海王參軍遜齋閒覽云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
子美為第一太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子美
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
而已不知變也至于子美則悲懽窮泰發歛抑揚疾徐
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
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
者有淡泊閒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
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闡奧未易
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子美之所以光掩
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
或者又曰評詩者謂子美期白太過反為白所誚公曰
不然子美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
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

詩又在鮑廐下矣李泰伯云渭北子美所居江東白之所在也

李監宅二首

趙曰按靈怪錄李令問開元中為祕書監好美服珍饌以奢聞於天下有

炙驢罌鷺之屬慘毒取味今詩有異味重之句豈令問乎

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且

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洙曰唐高

祖皇后竇氏父毅仕周尚武帝姊襄陽公主毅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師曰隱如隱凡之隱黃希曰異味字見左傳薛夢符曰楚國先賢傳孫雋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之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華館春風起高城烟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迴

綴點

織媚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鮑曰任城縣屬兗州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菱

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遙憶舊青氍

洙曰晉王

獻之夜卧齋中有盜入屋獻之語云青氍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公自註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於代故有下句鶴曰按史

宋之問號州弘農人嘗為考功員外郎之問居雖在號而有莊在首陽之問弟之悌以躋勇聞又按

中宗時增置修文館學士擇朝中文學之士之問與杜審言首膺其選故之間有送審言詩云卧病人事絕嗟君萬里行審言死之間有祭文公與之蓋有世契也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枉道祇從入吟詩許更過

謂之

問往矣一任作詩過之尊幕前輩自歎之詞趙註何足以知

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

河他人間花草之感

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

夢弼曰河

南郡境界薄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趙曰凡枉道而遊者猶任其入况能詩者而不許其過乎公自負可知也洙曰後漢馮異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師曰將軍樹美員外弟執金吾也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

是起興

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逕春星帶草

堂

景語閒曠

檢書燒燭短看劒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

不忘

豪縱自然結趣蕭散。趙曰本一作說劒鶴曰公未鄉貢之前遊吳越下第之後遊齊趙此詩云詩

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謂因吳音而思其地也

鄭駙馬

潛曜

宴洞中

鶴曰按鄭潛曜尚明皇臨晉公主而廣文學士虔之姪也史稱

潛曜有孝行又按臨晉公主皇甫淑妃所生公與潛曜有舊天寶四載間嘗為作皇甫淑妃碑詳此詩在其先後也。

天寶四載東都作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

冰漿碗碧碼碯寒悞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

自是秦樓壓鄭谷

如此秦樓鄭谷亦是創見

時聞雜佩聲珊珊

鄭曰磴丁

鄧切磴道也洙曰秦樓謂秦女弄玉吹簫於樓上鄭谷謂鄭子真耕於谷口也

重題鄭氏東亭

公自註在新安界鶴曰新安縣屬河南府前篇宴洞中是夏作此詩

乃秋作故

云重題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歆山樹清漣曳水衣紫

鱗衝岼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

洙曰爾雅

山未及上曰翠微。夢弼曰：詩註水成文曰漣，水衣也。隼，鷲鳥也。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公自註：時邑人蹇處士等在鶴曰李北海，即邕也。按唐史

天寶初，邕為汲郡北海二郡太守，歷下亭在齊州。以有歷山故名。又按邕天寶五載奸贓事發，此詩當作於天寶四載。

東藩駐皂蓋，北渚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

題詩

適當如此

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

波。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夢弼曰：青齊皆山東之國，故稱東藩。北渚即北海，郡清河乃濟河郡北渚，與清河蓋相近也。洙曰：後漢志中二

千石皆皃蓋朱兩幡夢弼曰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濟之
交流洙曰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江淹詩
悠悠蘊
真趣

同李太守登厯下古城員外新亭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籍臺觀舊氣溟海岳深

此籍

此溟亦為
北海牽帥

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哀絲

千古心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林不阻蓬華興得兼梁

甫吟

師曰清湖指鵲湖也今齊州廨舍中大池是也按
地理志厯下亭在清湖之北跡籍臺觀舊謂此亭

有圖籍載後齊所築今之芳因其舊跡敞新亭也氣溟
海岳深謂此城憑岳帶海海岳之氣溟濛然深邃也鄆

日堞徒協切城上垣也具本一作垣趙曰禮記絲聲哀
洙曰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蜀志諸葛亮躬耕隴畝好
為梁
甫吟

登厯下古城員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李之芳自
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 北海太守李邕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跡曾冰延樂方
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高興泊煩促永懷清典常
含弘知四大出入見三光負郭喜粳稻安時歌吉祥

邕詩殆不可曉師曰曾冰延樂方謂此亭夏月陰涼
如積冰然可以延引歡樂之方耳方讀如方術之方

也洙曰易既有典常又含弘光大老子域中有四大此借用言四方廣大無所不見也

暫如臨邑至嵒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鶴曰

臨邑縣屬齊州嵒山湖亭豈即李白詩題所謂鵲湖耶嵒與鵲必有一誤魯曰嵒按玉篇助麥切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
黿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暫

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關
藹藹生雲霧惟應促駕還

趙曰李員

外應在青關故有却望之句

行次昭陵

華弼曰唐太宗陵在醴泉縣西鶴曰按天寶五載詔天下通一藝者至京師公

自東都西歸應詔故道經昭陵也○天寶五載長安作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

有典有則

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

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

狀他父子間意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

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

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

上句寂寥下句清爽皆玄意入冥矣

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

日流恨滿山隅

洙曰庸主謂隋煬帝羣雄謂李密之流也按唐紀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蘇秦傳秦虎狼之國也今云威定虎狼都謂先定關中也天屬父子也謂高祖禪位於太

宗也希曰高祖謚神堯又遜位如堯太宗有九功之德
可歌如禹也師曰風雲隨絕足謂李靖之輩從高祖而
起也趙曰魏文帝與孫權書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
亦時有之歐曰盪滌撫洪鑪謂陶成天下如洪鑪爾洙
曰漢書黃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成而仙去後人名其地
為鼎湖修可曰玉衣貴人死者珍異之衣洙曰宣帝賜
霍光玉衣梓宮耿秉死亦賜玉衣夢弼曰漢武故事高
皇廟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平
帝時哀帝廟衣自在匣外

飲中八仙歌

洙曰按唐史李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修與賀知章李適之汝

陽王璿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修可曰
蔡條云此歌重疊用韻古無其體嘗質之叔父元
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
押韻無害亦三百篇分章之意也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浙人不喜騎馬而喜乘船杜蓋嘲之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

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

蘇晉長齋綉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

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不倫不理各極其平生醉趣古無此體無

此妙謂為八仙甚稱○八篇近之吾意復如題書人目
一二語集之成歌像其醉中出口而成更見佳趣第難
為拘檢者道耳洙曰賀知章會稽人少為祕書監汝陽
王璿睿宗之孫讓皇帝憲之子師曰唐史拾遺汝陽王
嘗於明皇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璿謝罪曰臣
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地理志酒泉郡城下有泉味甘如酒洙曰唐史
地武帝開之置酒泉郡城下有泉味甘如酒洙曰唐史
李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天寶初代牛仙客為
左丞相後為李林甫所中罷政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
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晉何曾日食萬錢
容齋三筆云杜子美八仙歌銜杯樂聖稱避賢正用適
之詩語今所行本誤以為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是太
宗諱豈敢用哉洙曰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與白詩酒
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至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
顧瞻笑傲旁若無人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兼
葭倚玉樹修可曰蘇晉珣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

慧澄綉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彌勒佛即布袋和尚也常於市中飲酒食豬頭時人無識之者定功曰范傳正作白墓碑曰玄宗泛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或云蜀人謂衣領為船妄也洙曰張旭善草書每大醉呼呶狂走迺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及醒自以為神因呼曰顛後漢張芝好草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師曰唐史拾遺云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酢如注射時目為酒吃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唐輔曰按史睿宗長子憲本名成器立為皇太子以

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讓儲位封為寧王薨謚讓皇帝長子璿封汝陽郡王加特進

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翻九霄鵬服

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

言其不藉

貴勢語
獨精微

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鷹清關塵不雜中使日

相乘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

陵

山陵指祖宗此十字
最有體氣味甚長

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

鸞聳立章罷鳳騫騰

語亦
健壯

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

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

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

極浦鳬鴈宿張燈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

水簷動玉壺冰瓢飲惟三逕巖栖在百層謬持蠡測海

况挹酒如澠鴻寶寧全祕丹梯庶可陵淮王門有客終

不愧孫登

上下不相紹徒押韻見意後來陳黃祖述皆過○洙曰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

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特進漢官也兩漢魏晉以加官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又鵬之徙於南溟也搏扶搖而上九萬里劉孝標論不雜風塵魏志邯鄲淳歎曹植之才謂之天人今云已忝歸曹植公以況己之與汝陽王也後漢杜密李膺俱坐黨錮而名行相次時人亦稱李杜以前有李固杜喬今云何知對李膺公謙辭也晉衛瓘奇樂廣曰見此人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夢弼曰陳無已本作巖栖異一膝膝神凌切稻畦也洙曰漢東方朔論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註蠡瓠瓢也來戈反左傳齊侯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註澠食陵切水名

出齊國漢書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註云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不漏泄也謝靈運詩躡步陵丹梯漢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賓客有八公之徒晉書隱逸傳孫登好讀易撫一絃琴嵇康從之遊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公自註甫從姑之子
鶴曰唐比部屬刑部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
漢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孫蘊
藉為郎久魁梧秉哲尊
詞華傾後輩風雅藹孤騫
宅相榮姻戚兒童惠討論
見知真自幼謀拙愧諸昆
漂蕩雲

天闊沉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中散山陽

鍛愚公野谷村寧紆長者轍歸老任乾坤

洙曰漢丞相蕭何梁武帝

姓蕭東觀漢紀桓榮溫恭有蘊藉周勃傳勃魁梧奇偉晉魏舒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嵇康為中散大夫居山陽性絕巧而好鍛鄭曰鍛都玩切修可曰韓非子齊威入山問父老此何谷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以臣為愚遂名為愚公谷洙曰長者轍注見前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

相與博塞為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

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

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不深不淺語○洙曰說文曰博局戲六著十二碁古者烏

曹作博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說文曰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莊子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塞先伐切夢弼曰左傳馮陵敝邑洙曰宋玉招鬼成梟而牟呼五白註云五白博齒也梟勝也牟倍勝也謂倍勝而呼骰子數也宋劉毅於東府聚擲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又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擲蒲誓之曰世云擲蒲有神

若富貴可期願得三廬於是三擲盡廬袒跣大叫師曰
臬廬博采也如今之博采有豬有豹是也沫曰南史桓
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無儋石之積擣菹一擲百萬共
舉大事何謂無成漢蒯通傳守儋石之儲者闕卿相之
位應劭云齊人名髡為儋石受二斛晉灼云石斗石
也師古云儋者一人之所負儋也音義云儋丁濫切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公自註甫故廬在偃師承韋公頻有訪問故有下句鮑曰

韋濟韋嗣立子自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天寶七載在長安作

有客傳河尹

今人稱河南尹曰河尹豈不傳笑

逢人問孔融青囊仍隱

逸章甫尚西東鼎食為門戶詞場繼國風尊榮瞻地絕
疎放憶途窮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襖褐霜

雪滿飛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謬慙知薊子真怯

笑揚雄盤錯神明懼謳歌德義豐尸鄉餘土室難說祝

雞翁

趙曰漢李膺為河南尹而孔融造門為上客時韋濟尹河南故公得以孔李為比洙曰晉郭璞妙於

陰陽筭歷嘗受業於鄭公得青囊中書九卷孔子居宋冠章甫之冠趙曰鼎食者列鼎而食以言韋尹之貴下句又美其善詩能繼詩之國風也晉陶淵明字元亮性嗜酒嘗為彭澤令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洙曰漢書貢禹襴褐不完詩首如飛蓬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揚雄傳雄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雄作解嘲曰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螭蜺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虞詡傳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治

政咸稱神明漢地理志偃師有尸鄉列仙傳祝雞翁居尸鄉上下養雞百餘各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

贈韋左丞丈濟

公自註濟之兄
洹亦為給事中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時

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鵠原荒宿草鳳沼接亨衢

兩語
叙其

兄弟世美有前弔後賀
之意而讀之亦自可傷

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

憂几杖甲子混泥塗

自謂○用
字不用事

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

巫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

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修可曰唐六典左右丞掌管
轄省事糾舉憲章洙曰漢韋

賢及子玄成皆以經術為相詩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晉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中書凝邃晉人比天上鳳凰池月令養衰老授几杖襄三十年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趙孟召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乃武之罪也吳志陳琳答張紘書曰小巫見於大巫神氣盡矣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魏志陳登謂呂布曰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孫楚鷹賦飢則易呼夢弼曰按唐書韋思謙高宗時為尚書左丞子承慶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承慶嗣立武后時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嗣立二子洹濟洹終陳留太守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三世並為省轄世罕與比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鶴曰此詩前後乃陳情也公以開元二十四年

預京兆貢舉而不第遂困長安故云早充觀國賓
旅食京華春至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有一藝者
赴轅下公自東都歸應詔而林甫忌人斥已建言
乞先下尚書省試遂無一中者公由是退下故云
主上頃見徵青冥却垂翅末云况懷
辭大臣公明年果又有東都之遊也

紉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駢韻

悲憤具
見起語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

有神

此語本誇大但得
破字猶言近萬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料他
人不

能敵看惟有子建或近下又
用同時前輩二人英氣橫出

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隣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

意竟蕭條行謔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
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
見徵欸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丈人
厚甚知丈人真

入得磊落

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

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踈踈今欲東入
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

况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

沒字本不如波字之趣但以上下語勢當是沒字相應

萬里誰能馴

此起結皆可慨然非乞怜語也韋自知杜必嘗薦而不達故有心怏怏走踈踈之歎

末止如此悲壯未衰○洙曰前漢班氏叙傳班伯與王
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所好也易師貞
丈人吉註丈人嚴莊之稱也夢弼曰漢樓護傳王邑居
尊下稱賤子上壽趙曰易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前漢
揚雄傳雄好詞賦每作賦擬相如黃曰魏曹植字子建
善屬文著責躬公讌等詩後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
獨得八斗師曰唐李邕有才名後進想慕求識其面以
至道塗聚觀傳其眉目有異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遊
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今吾欲卜居使汝與王
翰為鄰夢弼曰新唐書甫少貧不自振客齊趙吳越間
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洙曰前漢王吉字子陽與貢禹
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史記仲
尼弟子傳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
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
之病憲貧也非病也終南山長安南山一名中南言
在天之中都之南修可曰潘安仁西征賦言長安之境

曰南有玄灊素渚北有清渭濁涇洙曰史記范睢傳一飯之德必償睢眦之怨必報東坡志林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子美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

高都護驄馬行

鶴曰按新舊書高僊芝開元末為安西副都護舊註以為高適非也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欵然來向東

但

此馬臨陣久無

敵與人一心成大功

亦是精語

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

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

此氣骨腕不可少

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

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

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只如此語絕是。○洙曰唐安西郡東至烏

著鎮去交河郡七百里南隣吐蕃西連疏勒去葱嶺七
百里北拒突厥貞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
中移於龜茲城欽許勿切忽也顏延年赭白馬賦願終
惠養蔭本枝兮劉曰天馬歌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
夷服夢弼曰相馬經馬腕欲促促則健蹄欲高高則耐
險峻蹄旬覆切踏也曾冰層積之冰也曾與層同孝祥
曰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高山上馬不可得因取五
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洙曰天馬歌體容
與兮馳萬里又曰霜赤汗兮沫流赭宋曰馬善行者追
風追電走過如掣電言其疾也夢弼曰古樂府青絲纏
馬尾黃金絡馬頭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
門曰橫門門之外有橋曰橫橋如淳曰橫音光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公自註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趙曰

玄元皇帝李老君也洙曰天寶初玄元皇帝降於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得之乃置玄元廟於天寧坊二年追尊太聖祖玄元皇帝仍詔天下諸郡建紫極宮。天寶八載自

長安復遊

東都作

配極玄都閔憑高禁籙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

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

金莖凡語變化氣象上句政欲如此清映耳

山河扶

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

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

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

旆盡飛揚翠栢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

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

在周時為柱史卑矣然能使後代拱而師

事之此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趙曰以廟在洛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

臺仙真之所也故以言廟洙曰漢書音義禁苑之禦折

竹以懸繩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春官守祧註遠

廟曰祧遷主之所藏也又地官掌節註節猶信也琪曰

碧瓦琉璃瓦也洙曰班孟堅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謂

雙立也金莖註金莖銅柱也定功曰老子生指李樹為

姓而唐以為聖祖故曰仙李盤根大洙曰漢孝景皇后

夢日入其懷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奕葉猶累

世也世家遺舊史謂太史公不作老子世家而置於列

傳道德付今王謂老子道德經明皇親註也吳道子陽翟人畫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像於玄元廟天寶間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字風箏謂掣箏挂之風際風至則鳴也銀牀井欄也古詩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史記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師曰經傳拱漢皇謂漢文景皆崇尚黃帝老子之術也洙曰老子谷神不死是為玄牝

贈衛八處士

師曰按唐史拾遺公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小友○天

寶九載自東都復歸長安作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

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
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
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

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陽關之後此語為暢○洙曰昭

元年傳高辛氏二子閼伯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后
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
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曹子建詩主稱千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

贈翰林張四學士垧

鮑曰垧張說之子尚寧親公
主明皇眷之即禁中置內宅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

兩截不成對

天上張公子宮中漢

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

經

兼綰六經高鳳聚螢皆如戲耳

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無復隨高

鳳

謂鳳飛於高何物小兒政是用人名戲筆與桃紅李白驥子鶯歌等其親狎怨別不見痕跡轉換而故人

厚者自知之耳

空餘泣聚螢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儻憶山

陽會悲歌在一聽

夢弼曰晉天文志華蓋九星所以蔽覆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遍華蓋言

密邇帝座也漢成帝微行常與張放俱時童謠云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洙曰漢光武與嚴光共卧太史奏客星犯帝座趙曰拾翠殿在東內景福殿之東南望雲亦在西內景福殿之西鶴曰制誥本集賢學士領之今翰林學士得分掌故云兼綰洙曰以紫泥封誥故曰紫誥寫誥辭於黃麻紙上訓辭謹嚴如六經翰林拜命

日賜金荔枝帶高鳳後漢逸民也車盾囊螢照書晉嵇
康阮籍為竹林之會山陽康所居也向秀後經山陽作
賦聞笛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歷數歸風塵三尺劒社稷一戎衣翼
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
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師曰草而不齊

昧而不言隋末之亂也洙曰書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又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又丕承哉武王烈陵山陵也寢
寢廟也熊羆守陵寢之兵也翠微山杪也夢弼曰符瑞
圖京房易飛候云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

五色雲又有五綵雲
在松下如車蓋焉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壯夫思敢決哀詔惜精靈

上下

含蓄有
美有恨

王者今無戰

借用
語

書生已勒銘封侯意疎闊編

簡為誰青

洙曰晉陽秋云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
流投於諸葛亮營俄而亮卒鍾士季檄蜀文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後漢吳祐傳青簡註火
災簡令汗貳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汗簡

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猛噬失蹻騰赤

羽千夫膳

指鴈
為炙

黃河十月冰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稱

夢弼曰銛思廉切利也言兵威之行寇無不欣然效順者驕音喬壯貌言如猛虎之齧噬而驕騰者為之失喪其性命也修可曰家語赤羽若月干夫膳言所膳者干兵也

哀挽青門去新阡絳水遙路人紛雨泣天意颯風飈部

曲精仍銳匈奴氣不驕

匈奴尚畏其部曲則逝者可知書生善頌者也

無由覩

雄畧大樹日蕭蕭

頓放得是○希曰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或曰

青門絳水指絳州而言洙曰漢光武紀註大將軍營有五部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馮異傳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兵車行

師曰此詩為唐玄宗用兵吐蕃而作託漢武以風刺也

車磷磷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

自公

註云古樂府不聞耶孃哭子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滅滅

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

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

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

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

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

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

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
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
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

濕聲啾啾

洙曰秦國風有車鄰鄰註衆車聲車攻詩蕭
蕭馬鳴註言不諠譁何覲曰咸陽橋即長安

城外橋師曰黠行者漢史謂之更行以丁藉點照上下
更換差役防河謂築隄備河水泛決營田如漢趙充國
獻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兵於農之意洙曰
里正鄉里之長也嚴助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
夢弼曰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西四十里唐哥舒
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
中趙日時有事於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所立功處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公自註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洙曰西京雜記西京外郭

城進業坊慈恩寺隋無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廢貞觀中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為名寺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天寶十載在長安作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

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

破碎

秦樊察序本如此近是

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

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

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曰洙

王簡棲頭陀寺碑正法既沒象教陵夷註謂為形象以
教人孫興公天台賦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有
遐想而存之鄭曰仰穿龍蛇窟謂塔間磴道屈曲而升
也撐拙庚切邪柱也塔每級之下蓋多枝撐至其盡級
高處則為出枝撐幽矣鶴曰寺在長安塔高三百尺則
泰山居東且遠自應不能爭高涇渭雖為大川亦以塔
高而水不可見也宣和間樊察序鴈塔題名亦云杜詩
所謂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蓋言其高遠洙曰山海
經南方蒼梧之川其中有九嶷山舜所葬也穆天子傳
周穆王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又曰天子升於崑崙之
丘以觀皇帝之宮趙曰此暗記慈恩寺之事南望蒼梧
託虞舜以思高宗西望瑤池託西王母以思文德皇后
也洙曰韓詩外傳夫黃鵠一舉千里禹貢陽鳥攸居註
隨陽之鳥鴻鴈之屬也希曰鴻鴈事多用稻粱本出戰

策國

授簡成華兩縣諸子

鶴曰舊本次此詩為成都作蓋以成華為成都華陽兩縣

今以詩考之乃在長安作疑是咸陽華原二縣咸誤作成也

赤縣官曹擁材傑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
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凍裂
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
况乃疎頑臨事拙飢卧動即向一旬弊裘何啻聯百結
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趙曰京邑屬縣有赤有畿其浩

穰者為赤洙曰杜陵野老公自稱也杜陵乃公所居之地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古杜伯國宣帝葬此因曰杜陵楊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鳥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箕人生行落耳須富貴何時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蕭何傳召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城東之門謂之青門董京衣百結之衣

杜位宅守歲

鮑曰時公在長安從弟杜位宅守歲是年公四十歲

守歲阿咸家椒盤已頌花
盃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
四

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
誰能更拘束

拘束接得憊慨

爛醉是生

涯

結貴顏暢能自言則達矣○咸一作戎洙曰晉王戎字渚仲阮藉與戎父渾為友嘗謂渾曰共卿語不如

與阿戎談鶴曰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善本作阿咸東坡與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樞馬間諠譁正用公此詩也夢弼曰晉劉綦妻元日獻椒花頌庾信詩椒花逐頌來易勿疑朋盍簪此言朋友會宴也列炬散林鴉言燭炬之明鴉鵲驚飛也

玄都壇七言六韻寄元逸人

夢弼曰玄都壇漢武帝所築在長安南山

子午谷中師曰元逸人隱道士也有神仙之術○天寶十一載在長安作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誠長往

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鐔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洪曰東蒙以蒙山在東曰東蒙地理志屬兗州趙曰蒼精龍劍也蔡曰春秋繁露云劍佩於左蒼龍之象洙曰後漢公孫端劍銘含景吐商夢弼曰三秦記子午長安正南也山名秦嶺谷名褒斜長安志王莽有意纂漢通子午道時名為子午谷劉曰周穆王與王母會於瑤池雲旗霓裳擁簇自天而下曹弼曰漢武內傳王母曰太上之藥有廣庭芝草碧海琅玕按道藏經晉時有戌卒屯於子午谷入谷之西澗水窮處忽見鐵鐔下垂約百有餘丈戌卒欲挽引而上有虎蹲踞焉

樂遊園歌

公自註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洙曰按西京記樂遊園漢宣帝所立亘

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寬敞每上已重陽士女於此被襪登高車馬填塞朝

士詞人賦詩翌日傳於京師唐志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乃著令與上已九日為三令節即是前此以正月晦日為節也

樂遊古園萃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

勢字似無見

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

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闔闔晴開

跌蕩蕩曲江翠幕排銀榜拂水低迴舞袖翻綠雲清切

歌聲上

婉約有態

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令未醉已先悲數莖

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

語達自別

聖朝亦知賤士醜

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咏詩

每誦此結不自堪○吾嘗墮淚於此卒昨沒反山貌誅
本作映趙樓定作誅鶴曰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崩根
水流為秦川趙曰長生木飄乃木飄修長而生者用之
以酌酒夢弼曰西京記唐玄宗開元間築夾城自大明
宮至西江芙蓉園伏天子來幸之儀也洙曰漢禮樂志
遊閭闔觀玉臺應劭曰閭闔天門也又天門開誅蕩蕩
如淳曰誅讀如一誅蕩蕩天體堅清之狀晉潘尼洛水
詩翠幕映洛湄沈炯林屋館記崑山平岡銀榜相輝夢
弼曰西京記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後宮齊唱聲入雲霄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

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野人

寧得所天意薄

警字

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築居

仙縹緲旅食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將期一

諾重欬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

夢弼曰破的先鋒皆

以比諫議之詩筆也鮑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催暮洙
曰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之士也使人以幣先焉使者
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復
來求之則不得已漢禰衡字正平有才辨氣剛傲好矯
時慢物曹操怒之送與劉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
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後竟為祖所殺季布傳辯士曹
丘生謂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晉阮籍為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

慟哭
而反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歎通貴雲泥相望懸白頭無藉在

藉在如仰賴語爾謂無人復慰

藉如韋也故與哀憐為對以為通籍殊舛

朱紱有哀憐書記赴三捷公車留

二年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

夢弼曰晉丁彬書雲泥異途邈矣懸隔藉本作

籍非千金翼論老人之性必恃其老無有藉在希曰唐志元帥節度使有掌書記一人洙曰詩一月三捷漢東方朔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

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

夢弼曰按唐書張說二子均均明皇時說在中

書垣自翰林學士遷太常卿均亦供奉翰林此篇兼美其父子兄弟也鶴曰舊本題作贈均非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闊詣絕古今迷

言其

出使范遠絕跡特非常語故未易論耳舊註皆誤也建標猶立柱彷彿其持節之意

氣得神仙迥

恩承雨露低

公子如此想像出塵

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

羅天闕琳琅識介珪伶官詩必誦夔樂典猶稽健筆凌

鸚鵡銛鋒瑩鶚鵠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通籍踰青

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能事聞重譯

嘉謨及遠黎弼諧方一展班序更何躋適越空顛躋游

梁竟慘悽謬知終畫虎微分是醯雞萍泛無休日桃陰
想舊蹊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青雲不
可梯顧深慙鍛鍊才小辱提攜檻束哀猿叫枝驚夜鵲

棲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

洙曰漢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魏

志三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有馬韓辰韓弁韓三種故曰三韓禹貢註崑崙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太常卿掌樂者也故用伶官夔樂事漢禰衡在黃祖座上作鸚鵡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鸚鵡水鳥也膏中瑩刀藝苑雌黃云昔人文章多以兄弟為友于日月為居諸黎民為周餘子孫為詒厥新昏為燕爾類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非徇俗之過耶子美云山鳥山花吾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云豈謂詒厥

無基址又云為汝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陛下隆於友
于不忍思絕曹植求通親親表云今之否隔友于同憂
晉史贊論中此類尤多洪駒父云此歇後語也夢弼曰
晉虞駿傳駿乃虞潭之兄子王導謂駿曰孔愉有公才
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莊
子不知端倪註端緒也倪畔也朱曰漢元帝紀令從官
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弟兄通籍應邵曰
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
相應乃得入也青瑣戶邊青鏤天子制也後漢志天子
信璽六璽皆以武郡紫泥封梁陸倕新漏刻銘云靈虬
承注言漏刻之體以龍承之也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
漢紀重譯師古曰譯謂傳言也趙曰適越遊梁公自謂
也公本傳少貧客吳越又公贈李白詩亦有梁宋遊是
也朱曰馬援戒兄子書云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莊子孔
子見老聃出謂顏回曰丘之道其猶醯雞歟微夫子之
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田曰張景陽七命曰

楚之陽劍歐冶所營乃鍊乃鍛萬辟千灌註云鍛鍊刻
苦成材之義此言張卿思顧我雖深而自慙鍛鍊之未
至爾夢弼曰揚雄從孝成帝羽獵因作賦以風呂望釣
於磻溪得玉璜遇文王載與俱立以為師公意盖有望
於張卿之薦已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鮑曰鮮于仲通也

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倫始

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驂驅開道路雕鶚離風塵

意氣自得

非獨贈人以此

侯伯知何筭文章實致身奮飛超等級容易失

沉淪脫畧磻溪釣操持郢匠斤雲霄今已逼台衮更誰

親鳳穴雛皆好龍門客又新義聲紛感激敗績自逡巡

途遠欲何向天高難重陳學詩猶孺子鄉賦念嘉賓不

得同鼃錯吁嗟後却詵計疎疑翰墨時過憶松筠

流落無所

可入故知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且隨諸彥集方覲

薄才伸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需忌刻萬事益

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

津

洙曰漢張敞字子高守京兆尹元帝即位待詔鄭明薦敞先帝名臣宜博輔皇太子趙曰語何足美也此

言侯伯之人多矣至於無筭而鮮于之致身則實以文章也洙曰莊子郢人墮漫其鼻端使匠石斲之山海經

丹穴之山有名鳳後漢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有被其
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詩鹿鳴宴嘉賓也漢晁錯晉郗詵
皆舉賢良高第公嘗舉進士不第故有此嘆夢弼曰兩
郗賦序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紫宸殿名
時明皇詔天下有一藝詣闕就選李林甫恐士或斥已
建言請委尚書先試問遂無一中者公應詔退下是為
林甫所沮故下有破膽陰謀之語也趙曰鹽鉄論公卿
者神化之丹青洙曰東方朔傳臣朔飢欲死公孫弘為
丞相封平津侯身食一肉脫粟飯
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

交此道令人棄如土

只從俗諺畧證古意○洙曰史記
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終善

過之管仲曰生我者
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白絲行

綵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亂殷紅
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
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減盡針線跡春天衣著為君舞
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
佳處○適
得箇中香汗清塵汚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

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此殆自況賓主間意不
合無限慨歎○鄭曰殷

烏閑切赤黑色射食亦切熨紆物切火展布也

補遺

贈韋左丞

范元實詩眼云山谷謂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槩考

古人法度如子美贈韋左丞詩云執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肯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蹈踏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大備故已

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語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又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踐踐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然所知不可以不

別故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韋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為塵卷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舍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贈韋詩前後布置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韋別則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可謂頓挫高雅矣東臯雜錄云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奉寄韋尹

蔡興宗正異云尸鄉餘土室誰話祝雞翁誰話從一作事見列仙傳正文作難說乃字之

訛也呪一作罰
音州又音祝

謁玄元廟

復齊設錄云國史補云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曖尚升平公主威集李端擅場

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乃知子美詩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唐人素有此語山谷簡王立之曰凡作詩賦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略依故其步驟乃有古風杜詩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耳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一

謹案第二頁後二行宋謂宋州刊本宋訛朱據宋
地理志改

第七頁後五行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刊本有字訛
在宴字之上據左傳改

第十二頁前八行清河乃濟河郡按唐無濟河郡
河北道有清河郡然與歷下無涉水經注濟水
兼得清水之目則當謂濟水也此誤

第二十頁後六行代承慶為鳳閣舍人承慶嗣立

武后時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按舊唐書
長壽中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
慶代嗣立為天官侍郎又代知政事及承慶卒
嗣立又代為黃門侍郎此訛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三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二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鄭曰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

也鶴曰翰自隴右節度使加開封府儀同三司又加河西節度進封西平郡王○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

頌贊

存體得故事外意

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

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

和戎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

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

此語在投贈中有氣若鋪寫宮闕則俗矣作者自知

之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

輕新婉媚

受命邊沙遠歸來御

席同軒墀曾寵鶴

此語深愧士大夫

畋獵舊非熊

謂得之微賤詩中開合無

限類亦略舉其似

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

動昭融勲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為珠履客已見白

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

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劔將欲倚崆峒

歸倚語不儉相。○洙曰：漢武帝作麒麟閣，以畫功臣像。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為第一。師曰：兩隅謂北征突厥、西伐吐蕃。洙曰：翰築城青海中，吐蕃不敢近。趙曰：胡人每起兵，則傳箭為號。洙曰：天山即祁連山，匈奴謂天為祁連。夢弼曰：廉頗、趙之良將，伐齊攻魏，皆破之。襄四年，傳魏絳勸晉侯和我，有五利。吐蕃本西羌屬，散處河湟、江嶠間，以翰兼河西節度，欲得其收復之。洙曰：漢伐大宛，國得天馬，乃作歌。閔二年，傳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邵氏間見錄云：左傳註，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或以為病，惟知詩者能辨之。洙曰：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貔，乃霸王之輔也。於是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載歸，以為師。禹貢註：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苞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土取王者覆四方名數，謂等其爵位輕重而為之名數也。高祖封功臣為之誓，曰：使黃

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春申君上客皆
躡珠履成都有昇僊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
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晉孫楚字子荆自負材氣多所
凌敖參石苞驃騎將軍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
命我參卿軍事吳呂蒙字子明隨姊夫鄭當擊賊職吏
輕之蒙殺吏因校尉袁雄承間言於孫策策竒之引置
左右師曰崆峒山在西
正當吐蕃所入之道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鮑曰高適字達夫渤海人調封丘尉不得志去

客河西哥舒翰表為掌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

忠愛興至但四句後全不相涉○崆峒指閬遠而言猶言

溟滓非必其地也洙曰一大地麥熟豈欠少許王師請徒妨刈麥耳洗兵馬崆峒亦此義蘇註更杜撰可笑

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為飢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

杜詩每以

飢附為當然亦是偏見又以況人

高生跨鞍馬有似并州兒脫身簿尉

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

所愧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

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

老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

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

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沫曰飢鷹註見前曹子建詩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

兒晉山簡遊高陽池有童兒歌曰時時能騎馬到著白接籬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鮑曰捶楚言捶有罪者或謂唐時參軍簿尉受杖非也昌黎赴江陵詩云栖栖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況親狴獄敲榜發奸偷此豈身受杖如漢諸署郎耶師曰武威即涼州洙曰豫讓云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王仲宣有從軍詩

奉留贈集賢院崔

國輔

于休烈

二學士

鶴曰公以天寶九載

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俾待詔集賢院召學官試文章崔于二學士當是試文之學官也

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閭氣衝星象表詩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鴟路隨水到龍門竟與蛟螭雜寧無燕雀喧青雲猶契閭陵厲不飛翻儒術誠

難起家聲庶已存

家聲庶已存此語可念不遇而自決云爾

故山多藥物勝

槩憶桃源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述

二公恩

夢弼曰天老指宰相也春官指禮部也傳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鵠與鷦同劉敞曰龍門在封

州魚登者化為龍夢弼曰杜陵者南北杜皆名家公詩有云名家莫出杜陵人故山指襄陽之峴山公本襄陽人桃源在鼎州襄陽至鼎無三百里師曰禁中有東西兩掖垣乃禁牆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魯曰鄭虔鄭州人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

便自流動

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

霄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

趙曰第五橋在長安萬年縣郭外之西南夢弼曰谷口鄭子真與王鳳有舊洙曰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

百頃風潭上千童夏木清

看起兩句境

卑枝低結子接葉暗

巢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柁樓底晚飯越中

行

字字形容趙曰漢食貨志木千章註大材曰章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

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坼漸離披

吾讀此再

四感歎甚多以其首尾備至故也○趙曰戎王子或以為月支之花名月支西域國漢使空到謂張騫至西域止得安石榴種神農不知謂本草不載此花也

旁舍連高竹疎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虵

又極

幽僻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賒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子美因羨何林之趣至欲賣書結茅甚形容其志願也
○洙曰碾渦碾磴間水渦漩也鄭曰捻正作拈如兼切
廣韻指取物也

刺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

刺水謂引江作池殘山謂破石作洞

綠垂風折

筍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

五字足以狀其好事而貧

亦可見以客故貧

興移無洒掃

五字自真

隨意坐莓苔

鶴曰漢武紀至碣石註此

石著海旁碣石特立之貌洙曰古詩十五學彈
箏銀甲不曾卸晉阮孚為常侍以金貂換酒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卧簟衣冷欲裝綿野

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樸處自有一山川

趙曰磴石

梯之道也師曰雲

門謂雲擁翼山門

棘樹寒雲色茵陳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單涼野

鶴清晨出山精白日藏

各一起

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趙曰生菜得茵陳春藕愈添其美

食單鋪於棘樹之下陰益其涼也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羅刺

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

唐曰唐安

樂公主請昆明池為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明池言勝昆明也師曰青荷葉酒杯也白接羅巾也洙曰郢楚都也吳楚之人善操舟與泳水也乞丘既切與也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外言

亦具醒酒微風入倒語聽詩靜夜分絺衣挂蘿薜涼月世變意嫩

白紛紛不乏趙曰白紛紛言其在蘿薜之間如此也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水自無住但出何氏林便覺境

別如此最回首白雲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是妙意

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醉時歌

公自註贈廣文館學士鄭虔夢弼曰按虔本傳立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

虔在官貧約

甚淡如也

諸公衮衮登臺省
廣文先生官獨冷
甲第紛紛厭粱肉
廣文先生飯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
先生有文過屈宋
德尊一代常轍軻
名垂萬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更嗤
被褐短窄鬢如絲
日糴太倉五升米
時赴鄭老同襟期
得錢即相覓沽酒
不復疑忘形到爾
汝痛飲真吾師

但能

痛飲即為吾師非謂鄭也

清夜沉沉動春酌
燈前細雨簷花落
但覺

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
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
於我何有哉孔子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

相遇且銜盃

開闔動盪讀之至老不厭不憾○希曰漢高祖詔列侯食邑皆賜大第室註云有甲

乙次第故曰第夢弼曰義皇謂伏羲氏也屈宋謂屈原宋玉也軾音坎說文車不平也軻音可又苦賀反折軸車也一曰軾軻失志也或作坎珂義同鶴曰按舊史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糴與貧人公困於長安故亦在日糴之數洙曰禍衡與孔融作爾汝交司馬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親滌器於市中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王莽立桀以獻符命被流竄辭所連及便

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
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上韋左相二十韻

鶴曰韋見素襲父爵從明皇入蜀為左相此詩乃初拜同中書

門下平章時投下題或後來追書○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

頌相

業多矣未有如此軒豁快意者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

驚代得騏驎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韋賢初相漢范
叔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樟深出地滄海
闊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紳持衡留藻鑒聽履上

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隣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

遵

遵長尺牘與驚生倒迎本不相涉此其用事之化

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

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

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回首驅流俗生涯似衆人巫咸

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為公歌

此曲涕淚在衣巾

洙曰昭十七年傳鳳鳥氏歷正也註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史記

黃帝名軒轅龍飛謂玄宗即位以來也書高宗命傳說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楊雄即充國圖像而頌之此謂見素之父湊也梅福

傳欲以三代之法取當世之士猶以伯樂之圖求麒麟
於市此言見素以材見用也韋賢字長孺授昭帝詩宣
帝即位為丞相史記范睢字叔更名姓曰張祿入秦昭
王說之拜為客卿封應侯相秦傳經即韋賢父子皆以
經術相繼為漢相也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
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師曰
書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見素時為相率百官故
云領縉紳又先為吏部侍郎銓序平允故云持衡留滯
鑑洙曰漢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曳革履上
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時見素兼兵部尚書故云夢弼
曰魏志管輅字公明明周易無不精微按見素傳肅宗
時有星犯昴言祿山將死皆驗洙曰前漢陳遵字孟公
與人尺牘主皆藏弃以為榮吳志周瑜云恐蛟龍得雲
雨終非池中物也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司馬相如
字長卿嘗有消渴病擅弓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久矣列
子有神巫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莊子孔子

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厄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又豈足貴耶

麗人行

鶴曰明皇時楊國忠與虢國夫人鄰居每獨來或並轡入朝及夫人從車駕幸華清

宮會于國忠第此麗人行之所以作也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

肌理細膩骨肉勻

第三第四語便爾親切蓋身親見之自與想像次第不同耳此亦所當識

也

繡羅衣裳照暮春感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

為盍葉垂鬢唇背後何所見

樂府體

珠壓腰袂穩稱身就

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

精之盤行素鱗

語特迭蕩稱前魚肉互見

犀筋厭飫久未下驚刀縷

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

形容驕貴至黃門飛鞚不動塵自是氣象後來東坡

借用貼出得又明

御厨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

還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

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

畫出次第宛然楊花青鳥兩語極當時擁從如雲衝

拂開合綺麗駿捷之盛作者之意自不必人人能識也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

前丞相嗔

此兩語結上明後來鞍馬又丞相所寵嬖者又過秦說也意極可想○趙曰晉宋諸人侍

宴曲水皆以三月三日為題唐開元中曲江遊賞莫盛於中和上已此所以水邊多麗人也夢弼曰芻蕘婦人

鬢邊花以翠羽鋪飾其狀輕微也腰衩卽今之裙帶綴珠其上壓而不垂也鷁鳥合反衩居業反雲幕謂鋪設幕次如雲霧之垂也洙曰漢書皇后稱椒房取其蓄實之義也唐書貴妃三姊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夢弼曰駝謂索駝其脊上肉高如峯者味最美洙曰詩執其鸞刀註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希曰漢書師古曰禁中黃門謂閤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洙曰周禮膳夫珍用八物註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持珍漬熬肝膋也山海經註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丞相指楊國忠也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

謂得

其報書卽顛倒而前既至便如吾廬高枕而臥寓意圓美

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

此與蜻蛚立釣絲間
起畫景兩極自然

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猶吾廬也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
犬迎曾宿客鷄護落巢兒雲

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
向來幽興極步履向東籬

薄翠微寺在終南山之上皇子陂在萬年縣西南以秦葬皇子起冢陂北原上得名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
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

翡翠鳴衣桁蜻蛚立釣絲
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
長雨拋金鑊甲苔卧綠沈

槍手自移蒲柳家纔足
稻梁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白日不待

夜夢而見○師曰析下浪切夢弼曰甲言金鎖謂以金線連鎖之也槍言綠沈謂以綠色之物沈沒其柄也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云王逸少筆經曰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老杜所謂苔卧綠沈槍蓋謂是也洙曰陶潛夏日虛閒高臥北窓之下清風颭至自謂羲皇上人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何

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師曰判年

謂半年也

漢陂行

趙曰按長安志漢陂在鄠縣西十道志云陂魚甚美因名之漢音美鶴曰以水味美

故配水以為名

岑參兄弟皆好竒攜我遠來游漢陂天地黥慘忽異色

漢陂下語輒如此其闊可想

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

接疊

雨字語如樂府

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

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鳬鷺散亂

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

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以南

純浸山動影裊窕冲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

藍田關

寫景入微烟波遠近變態具出

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羣

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

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

慘愴之容窈眇之思○尋常賦樂事則所經歷駭怪者置不復

道吾嘗遊西湖遇風雨誦此語如同舟同時

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

其多

希曰終南長安南山也洙曰木玄虛海賦冲融澔澔趙曰雲際山名在鄠縣東南有大定寺藍田關

在藍田縣東南馮夷河伯也鄭曰舜二妃以舜南巡不反沉湘而死列仙傳鄭文甫游漢江見二女解佩與之洙曰漢禮樂志金支秀華赤旄翠旌

漢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

去意

寫得
出 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像識鮫人空蒙辨魚

艇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崑崙增光輝乘凌惜俄頃
勞生愧嚴鄭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驂騑吾甘雜鼃黽知
歸俗可忽取適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况資

菱茨足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洙曰莊子目擊

而道存搜神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緝績
時從水中出寄人家賣綃趙曰蒙與濛字同洙曰終南
白閣並山名鄭曰昔萃山峻貌上慈由切下子恤切夢
弼曰嚴君平隱於成都鄭子真耕於谷口皆修身自保
張子房願棄人間事邴
曼容免官養志自修

城西陂泛舟

鶴曰城西陂即漢陂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
春風自信牙檣動，

佳處遲日徐看錦纜牽。
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

筵。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夢弼曰：檣，帆柱也。古詩：象牙作

帆檣。隋煬帝錦纜龍舟，洙曰：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扇。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
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

意隨

點染愁絕如畫

御史新驄馬，參軍舊紫髯。
皇華吾善處，於汝定

無嫌

洙曰後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晉郗超為桓溫參軍府中語

曰驄參軍以

起驄故也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

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趙曰主將

哥舒翰也崆

峒隴右山也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

夢弼曰白水縣屬左馮翊同州舅氏崔十

九翁時為

白水縣尉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碧山晴又濕白水雨偏多

正晴

又濕所以見此邑雨偏多也時解誤

精禱既不昧歡娛將謂何湯年旱頗

甚今日醉弦歌

洙曰湯之時大旱七年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鶴曰

丈八溝意是韋堅所通之漕渠大厯初京兆尹奏開漕渠入苑闊八尺深一丈豈素有是渠至是又

開歟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

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蒼舒曰家

語黍以雪桃

註雪拭也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纜
侵堤柳繫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送裴二虯作尉永嘉

夢弼曰裴虯字深原永嘉溫州也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隱

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扁舟吾已就把釣待秋風

洙曰漢梅

福字子真九江人為南昌尉王莽專政棄妻子去九江
傳以為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趙

日謝靈運為永嘉守好遊山水

時號謝公今其地有謝公岩

秋雨歎三首

鶴曰按是年秋大霖雨六旬不止帝憂之楊國忠取禾之善者以獻曰雨

雖多不害稼也

雨中百草秋爛死
堦下決明顏色鮮
著葉滿枝翠羽蓋

開花無數黃金錢
涼風蕭蕭吹汝急
恐汝後時難獨立

堂上書生空白頭
臨風三嗅馨香泣

修可曰本草云決明夏初生苗七月

有花黃白色東坡志林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寒餓守節如故

闌風伏雨秋紛紛

伏疑仗或又疑長愈失本真

四海八荒同一雲去

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

夫田父無消息城中舂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荆公

曰伏當作仗山谷曰當作長趙曰闌珊之風沈伏之雨言其風雨之不已也洙曰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趙曰朝野僉載秋雨甲子禾頭生耳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

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鴈翅濕高飛難

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乾

洙曰詩衡門之下註橫木為門記儒

有環堵之室註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宋玉九辨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兮得乾走讀作奏

苦雨奉記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公自註隴西公即漢中王瑀王徵士

琅瑯
王徽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
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滙路迢迢天漢東願騰
六尺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公子面超然懽笑同奮飛既
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溷
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
取適南巷翁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

希曰按唐志滙為關內大川滙

素簡切趙曰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橋橫南渡以法牽牛夢弼曰周禮六尺為馬洙曰莊子澤雉不斲畜乎樊中註樊中所以籠雉也師曰雨潦阻礙所式瞻匪適者止於北鄰南巷耳掛席掛帆也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

語自

風致皂雕寒始急天馬老能行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

希曰後漢圖書在東觀洙曰司馬相如字長卿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楊得意曰臣邑人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師曰皂雕御史以比補闕補闕諫官也修可曰大宛馬乃天馬之種也夢弼

日始
音試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洙曰武后初置匭以受四方之書設理匭使玄宗改

為獻納使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

却是要

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窓點檢

點綴

白雲篇

白雲篇不必所出著晴窓字更別

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

送上天

洙曰劉公幹詩拘限清切禁夢弼曰詩退食自公漢儀密奏皂囊封版故曰封事青瑣註見前

范彥龍詩攝官青瑣闥漢成帝時有薦揚雄文似相如者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祭后土還上河東賦此蓋公托雄以自況時公既獻三賦又作封西岳賦欲奏正有望於田君之吹噓也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未遂馳賀奉

寄此詩

公自注府掾四人同日拜郎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通家惟沈氏謁帝似馮唐詩

律羣公問儒門舊史長清秋便寓直列宿頓輝光未暇

申安慰

安慰唐人必時有此語然詩語俗甚

含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膳

部默悽傷貧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禮同諸父長恩豈

布衣忘天路牽騏驎雲臺引棟梁徒懷貢公喜颺颺鬢

毛蒼

夢弼曰長安即漢之西京言西京假漢以美唐也希曰南省郎謂禮部夢弼曰馮唐為郎中署長事

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具以實言此以比
東美晚年除郎也希曰宋之問傳魏建安後詩律屢變
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
學者宗之號為沈宋此以譽東美長於詩也趙曰唐沈
既濟有良史才為史館修撰今詩謂儒門舊史長則東
美乃其胄也夢弼曰寓寄也直謂直舍也晉潘岳秋興
賦序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乎散騎省漢明帝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
里趙曰公大父審言嘗為膳部員外郎故云司存何所
比而默有感傷也修可曰劉孝標廣絕交論王陽登而
貢禹

喜

崔駙馬山亭宴集

簫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
洑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客

醉揮金椀詩成得繡袍
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

師曰蕭史

乃秦女弄玉之婿以比崔駙馬踏鳳毛即吹簫隨鳳去之意也夢弼曰狀房六切洄流也海賦潮波汨起洄洑萬里趙曰唐武后使東方虯宋之問賦詩詩先成者得錦袍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

情境宛然

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

瘦沉吟坐西軒飯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

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

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

有崇山恐與川浸涵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岑生多

新語性亦嗜醇酎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古意○師古曰列子

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起曰蜀地有名漏天古詩地近漏天終歲雨洙曰漢制以正月旦造酒八月成名曰

九醞一名醇酎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幕弼曰奉先縣屬京兆府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

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舄共差池

洙曰潘岳

自河陽轉懷縣陸雲出補浚儀令此以指楊奉先與崔白水也世說桑落河多美酒趙曰有劉墮善釀酒熟於

桑落之辰因得名庾信從蒲州守
乞酒詩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

歎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蘂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
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

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

師曰甘谷名漢武帝西置甘涼瓜沙

等州其谷產
菊可以入藥

示從孫濟

夢弼曰濟字應物
終給事中京兆尹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

蕭條轉折

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

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

好

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

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

淘米刈葵教其為人少可自足勿多責望耳

阿翁

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

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洙曰詩嚼

嚼香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

也傳饋盤飧易自求口實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鶴曰靈湫在驪山湯泉之東洙曰漢郊祀志湫

淵也註水清徹可愛不容穢濁龍所居也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

君來語輕

樹羽臨九

州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
閣風入轍跡廣原延冥搜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
靈斯可怪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丘中夜
窟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滄江流味如甘
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雲車紛少畱簫鼓蕩四
溟異香泆漭浮鮫人獻微綃曾祝沉豪牛百祥奔盛明
古先莫能儔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

母不遣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飄飄青瑣郎文采

珊瑚鉤浩歌綠水曲清絕聽者愁

希曰揚雄校獵賦鴻濛沆茫師古曰廣大

貌鴻胡孔切濛其孔切趙曰長安志云開元後玄宗嘗

以十月幸溫泉歲盡而歸詩崇牙樹羽洙曰木玄虛海

賦陽冰不洽陰火潛然趙曰崑崙一名閼風周穆王欲

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洙曰廣原乃崑崙東北鄉名也

天台賦遠寄冥搜海賦洪漭滄汙鮫人水居織綃者夢

弼曰曾重也祝史也穆天子傳天子至河宗奉璧曾祝

佐之祝沉牛馬羊豕又文山之民獻牝牛天子與之豪

馬豪牛註云似牦牛也此言玄宗幸溫泉至靈湫駐車

祭龍鮫人獻綃以為幣曾祝沉牛以為牲也趙曰唐五

行志有載蝦蟆色如金者或云驪山上有古碑載之矣

洙曰漢制給事中黃門侍郎日暮入對青瑣門拜謂之

夕郎洙曰馬季長長笛賦中取度於白雪綠水註二曲

名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鶴曰橋陵唐睿宗陵在奉先縣之西

北豐山也趙曰本同州蒲城縣建橋陵改為奉先又昇為赤希曰舊史奉先縣以管橋陵置官員同

赤縣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即
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陁因厚地却略羅峻屏雲闕
虛冉冉風松肅泠泠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曉
知曙祠官朝見星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餅中使日夜

繼惟王心不寧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
神疑推道經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局高獄前律萃洪
河左滢滢金城蓄峻趾沙苑交迴汀永與奧區固川原
紛眇冥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宕亭官屬果稱是聲華真
可聽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
停無味遣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硯綺繡相展轉琳琅愈青
熒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
朝儀限霄漢客思迴林垌軼軻辭下杜飄颻凌濁涇諸

生舊褫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

念老馬廐宇容秋螢流寓理豈愜窮愁醉未醒何當擺

俗累浩蕩乘滄溟

洙曰漢書宮車晏駕註天子初崩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楚辭招魂

象設君室靜安間此易習坎重險也蜀王本紀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修可曰孫綽詩遠山却略羅峻屏希曰自唐以來內官謂之中使趙曰禮記備物之享又視於無形趙曰高嶽謂嵩山洪河謂黃河也律呂卹切萃昨沒切山高貌澄烏定切濊于扁切小水也修可曰金城地名在唐為蘭州郡鶴曰金城乃京兆屬縣兼州亦有金城宮此與橋陵近沙苑隸左馮翊洙曰西都賦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奧區焉峯崑高也莊子刀刀若發於剗奚京切砥石也後漢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崔瑗高於文辭有座右銘傳於世王喬為葉令入

朝數帝令太史伺望言有雙鳬飛來乃舉羅得雙鳬馬
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七月七日乘白
鶴於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漢書師古曰下杜即
今之杜城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於
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田子方曰少
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背世莫識煎膠續弦竒自見尚看王生抱此懷

在於甫也何由羨

謂我看王生如麟如鳳生又
羨我初讀再讀皆不可曉

且遇王

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沉
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瘡癘三

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
皺命如綫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
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
酥淨如練兼求畜豕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故人情
味晚誰似令我手脚輕欲旋老馬為駒總不虛

它讀得詩別謂

老馬反如駒之健啖不顧其後耳上下亦通有味

當時得意况深眷但使殘年

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

此等創造亦合自然○情懷傾寫正欲如此非俳也蒼舒

曰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四海中央其上多麟鳳仙家煮鳳喙麟角合煎作膠名曰續弦膠一名連金泥此

物能續弓弩斷弦及斷折之金以膠連使力折擊它處
乃斷續處不復斷也鄭曰胠丁尼反皮厚也夢弼曰菹
酢菜也酥羊乳所為也色白如練次公曰土酥者謂彼
土之酥也或註為蘆菹非夢弼曰割鮮謂新殺者西都
賦割鮮野食旋辭戀切謂手脚輕欲旋舞
也或作漩洙曰詩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

沙苑行

鶴曰按寰宇記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
翊縣南唐置沙苑監嘗牧養此詩當是其

年奉勅都使奏就
羣校中點馬時作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牆百餘里龍媒昔是
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駉北三千匹豐草青青
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冠邊鄙王有虎臣

司苑門入門天廡皆雲屯驕驕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

歸至尊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垆空大存逸羣絕足

信殊傑倜儻權奇難具論纍纍埴阜藏奔突往往坡陀

縱超越

賦沙苑至此方有趣

角壯翻同麋鹿遊浮深簸蕩鼃鼃窟

兩語奇

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

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言其浴之感龍精氣往往與龍交也解者失之○豪氣勦捷又

勝寶劍篇語○夢弼曰前漢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

之三輔同州昔為馮翊郡故謂之左輔在州西北有白

水縣以水白故名白沙即沙苑也自沙苑至白水有百

餘里以牆圍繞牧馬監於此洙曰漢禮樂志天馬徠龍

之媒又馬生渥洼水中渥音握洼於佳切西域大宛馬
日行千里至日中汗血詩駉北三千周禮夏官廋人掌
攻駒註攻駒乘其蹄齧者閉之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
肅爽馬馬融曰肅爽雁也馬似之驕息逐切驕色莊切
魏武樂府老驥伏櫪詩在垆之野顏延年赭白馬賦雄
志倜儻精權奇倜它厯切儻它朗切夢弼曰垆阜言苑
中山塢可以藏馬之奔突坡陀言苑中沙汀可以縱馬
之超越也垆都回切洙曰顏延年赭白馬賦角壯永埒
夢弼曰浮深謂馬浴於
水也海賦戲廣浮深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

公自註
時哥舒

翰入奏勒蔡子先歸○

天寶十四載在長安作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寧斷死壯士恥為儒官

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

非闕字非歐語殊不覺其異

槍

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春城赴上都馬頭金匝匝馳背

錦模糊咫尺雪山路歸飛西海隅上公猶寵賜突將且

前驅漢水黃河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

瑜洙曰漢書註挑戰撓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挑徒了切夢弼曰金匝匝謂金絡頭也上口答切下作答

切趙曰馳背負物而以錦帕蒙之故曰糝糊洙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漢張騫傳漢使窮河源夢

弼曰隴西記諸州深秋採白麥釀酒洙曰魏志陳留阮瑤字元瑜都護曹洪欲使管記室瑤不為屈師曰公欲

因問高適故以元瑜比之歐公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送蔡都護詩身輕一鳥其下脫

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後得一善本乃是過字陳公歎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

贈田九判官梁丘

鶴曰梁丘為哥舒翰府判官時從翰入朝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欵聖朝宛馬總肥春苜蓿

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畱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

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趙曰使節指哥舒翰降王謂吐蕃納

欵也洙曰大宛馬嗜苜蓿草宛於爰切夢弼曰漢書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服虔曰嫖姚音飄搖勁疾貌陳畱阮瑀註見上漢田鳳為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邵氏閨見錄子美詩霍嫖姚對

春苜蓿嫖姚字如律當讀平聲退之云凡為文辭宜畧識字有以也夫又云子美以鄭季對文章春苜蓿對霍嫖姚或以為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陪李金吾花下飲

鶴曰金吾李嗣業也唐六典金吾將軍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

警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烏毳隨意數花鬚

其取

不經意○即事描寫如拂石吹絮之類武人重客往往盡興

細草稱偏坐香醪懶再

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夢弼曰世說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毳充芮

切細
毛也

醉歌行

公自註從姪勤落第歸作此以別之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
世上兒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鵞鳥舉翮連青雲
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
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為失
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唾成珠
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淡沲秦東亭渚蒲牙白水荇青
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鉗

衆賓已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人有此情寫得不濃至而止○洙曰晉陸機字士衡作
文賦馬二歲曰駒夢弼曰鷺鳥擊鳥也修可曰三峽明
月峽巫山峽廣澤峽洙曰漢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
戰國策楚有養由基者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莊
子馬蹄可以踐雪霜夢弼曰漢趙壹傳咳唾成珠
玉何曰秦東亭即京城門外東亭送別多於此處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堦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

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氎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趙曰唐史

稱鄭虔在官貧約乃引子美贈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氎則知公之詩真史矣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鶴曰許十一當是居五臺學佛者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何
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誦詩

渾游衍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捶鉤清心聽鳴鐺

清心語好精

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

自超詣翠駁誰剪剔

皆極形容

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閬

鄭曰

河北有五臺山即文殊師利鎮毒龍之所趙曰佛經以
善業為白惡業為黑夢弼曰高僧傳曇鸞住汾州石壁
玄中寺寺近五臺山趙曰粲則僧粲可則慧可佛書貪
著禪味是菩薩縛夢弼曰維摩經一心禪寂攝諸亂惡

沫曰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易九二包蒙上九擊蒙項羽傳人馬皆驚辟易數里夢弼曰莊子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沫曰前漢匈奴傳冒頓作鳴鏑應劭曰髑箭也趙曰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滓鴻濛沫曰陶謂陶潛謝謂玄暉靈運惠連也項籍傳諸將警服莫敢枝梧註小柱為枝斜柱為梧西京雜記文帝良馬名紫燕爾雅駁如馬鋸牙食虎豹渾一作混夢弼曰燕舊作鸞歐公定作燕

夏日李公見訪

公自註李時為太子家令鶴曰按宗室世系表李公當是李炎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傍舍頗淳樸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

過濁醪

實事它人以為不足寫

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

自得客適然

意已驚秋巢多衆鳥喧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

吾廬幽水花晚色靜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盡更起為

君謀

趙曰城南樓長安城南公之所居也洙曰古今註蓮花亦名水花

與鄆縣源大少府宴漢陂得寒字

鶴曰鄆縣屬京兆陂在其境

應為西陂好金錢罄一餐飯抄雲子白

雲子終不可解瓜嚼水

精寒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主人情爛熳持答翠琅

玕

趙曰雲子指言菰米飯也師曰漢武內傳王母曰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夢弼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

贈我青

琅玕

九日曲江

夢弼曰西京記曲江以流水屈曲故名

綴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江

水清源曲荆門此路疑晚年高興盡搖蕩菊花期

洙曰桓溫

九日宴龍山其地在荊州門外公疑龍山景物與曲江相似也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夢弼曰奉先屬京兆時公妻子在奉先按

是年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獲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覲豁窮年

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
海志瀟洒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
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
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
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
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
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
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嵒岵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夏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
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
其夫家聚歛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
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况聞內金
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
悲管逐清瑟勸客馳蹄羹霜橙壓香橘

雜見
風味

朱門酒肉

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
官渡又改轍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崕兀疑是崆峒來恐

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寒寒行旅相攀援川廣
不可越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
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鳴

咽所媿為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
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

洙曰
莊子

瓠落無所容註猶廓落也詩註契闊勤苦也潘曰劉毅
云丈夫蓋棺事方定矣洙曰明皇開元天寶間無歲不
幸驪山故云御榻在端嵒嵒徒結切嵒音齧山高貌趙
曰蚩尤乘輿前導之旗羽林扈駕之軍也夢弼曰樛嵒

歐公及荆公改作膠葛相如賦張樂乎膠葛之寓註曠
遠深貌殷讀作隱按唐書天子幸溫泉賜從臣浴趙曰
形庭天子庭以丹飾之洙曰內金盤尚方器用也趙曰
衛霍皆以后戚而貴此以比楊國忠輩也洙曰官渡即
曹操素紹相持之處岬兀高峻貌岬藏沒切列子共工
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夢弼
曰憲宰聲不安也上息七切下蘇骨切趙曰淮南子曰
未有天地鴻濛瀕洞上胡孔切下徒總切夢弼曰擬都
活切拾也魏武詩明明如月何時可擬東坡志林子美
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
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
毛此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希曰奉先次赤故蒲城縣劉為奉先尉以

其邑之山
水為障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聞君掃却赤縣圖

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
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
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
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
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
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歎岸側皇秋毫末不見湘妃鼓
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

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

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

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情景玄淡脫活自在○夢弼曰祁岳鄭虔皆善畫隋楊素

畫傳於契丹故以為號洙曰玄圃在崑崙瀟湘二水名

黃曰吳越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夢弼曰張華博物

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竹斑妃死為湘水神貌莫角切

十朋曰南史何胤字子季隱居不仕以會稽山多靈異

往遊焉居若

耶山雲門寺

天育驃騎歌

洙曰天育廐名驃匹妙切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

便自疎鹵

是何意

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為綠縹兩耳黃眼有紫

焰雙瞳方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

僕張景順考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

字即養也

別

養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

如第

二句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

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騾與驥騶時無王良

伯樂死即休

夢弼曰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師道曰蕭梢者搖尾之貌鄭曰縹普沼切青黃

色趙曰唐兵志監牧之制其官領以太僕張景順開元時人為監牧都副使大奴王毛仲也其父高麗人坐事

沒為官奴時毛仲領內外殿按張說作隴右監牧頌德碑序云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上顧謂張景順曰吾馬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焉周禮廋人掌攻駒洙曰世說支道林嘗養馬曰貧道重其神俊耳騾於皎切褻奴了切神馬也驕驕色如華而赤王良善御伯樂善相馬

驄馬行

公自註云太常良卿勅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
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嶄崿顧影驕嘶自矜寵
隅目青瑩夾鏡懸肉駿礪礪連錢動朝來少試華軒下
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

無緊要
有風味

卿家舊物公能取天廐真龍此其亞晝洗須騰

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

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

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麒麟

地上行

洙曰晉王濟解相馬杜預嘗稱濟有馬癖大宛花驄註見前嶠自秋切崴昨役切趙曰張衡西

京賦隅目高睨註隅目謂目有角也顏延年赭白馬賦

雙瞳夾鏡夢弼曰肉駿者肉突起礪礪然也礪烏罪切

礪力罪切連錢謂馬文點綴如連錢也東坡志林余在

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駿如牛領下垂毛生肉端蓄人云

此肉駿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駿礪礪連錢動當

作肉駿洙曰西域傳武帝遣使者持千金以請宛善馬

夢弼曰涇渭二水在西幽并二州在北相去幾千里晝洗涇渭夜刷幽并言其疾也洙曰顏延年賦旦刷幽燕晝秣荆楚穆天子傳乘八駿之馬春秋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

官定後戲贈

公自註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鮑曰公進三大禮賦上使待制集

賢院令宰相陳希烈試文章為希烈所忌試後止送有司參列選序擢河西尉不拜改授右衛率府

參軍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

風刺得體

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颭

洙曰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即解印

賦歸
去來

補遺

漢陂行

山谷曰艾葉荷花靜如拭拭訓
淨雜記雍人拭羊註拭淨也

秋雨歎

漫叟詩話云禾頭生耳黍穗黑今所行印本皆
作木字非事見濟民要術云秋雨甲子禾頭生

耳木當
作禾也

示從孫濟

山谷曰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引
前漢永平詔權門請託殘吏放手字意

簡鄭廣文

山谷曰廣文到官舍置馬堂階下舊本繫馬
堂階下繫馬乃合詩人之語時時乞酒錢乞

與也丘
既切

赴奉先縣詠懷

山谷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乃用孫子新書楚莊攻宋厨有臭肉樽有餘

酒而三軍有飢色舊引孟子殊非蔡興宗正異云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別本未字一作禾今從之按此詩十一月作禾字明矣昌黎謂年登而妻啼飢實此意也

山水障歌

誠齋詩話云詩有驚人句老杜山水障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又對月云

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遙憐天上桂華孤為問姮娥更要無月中幸有閒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此類是也

驄馬行

王彥輔曰古之善賦詩者工于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己意予於李杜見之頗延年譜白馬賦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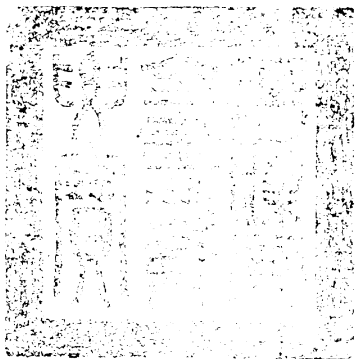
旦刷幽燕晝秣荆楚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暮秣越蓋

皆用顏賦也韓退之曰李杜
文章在光艷萬丈長信哉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二

謹案第四頁前三行龍門在封州按三秦記龍門
在河東界此誤

第二十五頁前二行有兩肅爽馬馬融曰肅爽雁
也刊本肅爽俱作驪驪雁訛馬並據左傳注疏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膳錄監生臣吳申嵐